

◎文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系列①

让世界倾听中国文学故事

姜智芹

2017年中国文坛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是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英文版由亚马逊以纸质版和电子书同步发行的方式，推介给全球183个国家的读者。他的《带灯》英文版也于同年出版发行，而《废都》英译本于2016年面世。此外，他的《古炉》《带灯》的法语版、《高兴》的意大利语版也即将出版。目前，《极花》正被翻译成德语和西班牙语，《废都》《怀念狼》正分别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瑞典语。如此高密度、多语种的对外翻译不独贾平凹一人，而是中国当代作家走向世界的常态。

文学“走出去”作家译者群星闪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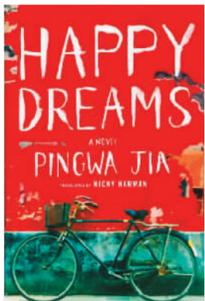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外的影响力日益提升。“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当代文学作品取代历史类成为海外馆藏中国图书的龙头，极大地彰显了“走出去”的实绩。在过去3年时间里，一大批当代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出去。据中国文学英语推广网站“纸托邦”上的统计，仅小说一类就有70多位作家的80余部/篇作品翻译成英语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是纯文学作品，而且翻译出版与国内出版之间的时间正在缩短。被译介的作家中有很多是文坛宿将，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余华、苏童、毕飞宇、格非、马原等，也有后起之秀，如韩寒、阿乙等，可谓群星闪耀。他们被译出的作品既有《透明的红萝卜》《褐色鸟群》《西海无帆船》《温故一九四二》等昔日精品，也有《带灯》《第七天》《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近期佳作，可谓异彩纷呈。

译者阵容也十分强大。有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罗鹏、白睿文，英国汉学家韩斌，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等，他们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在翻译界良好的声誉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是中国当代纯文学作品域外接受的保证。他们身兼翻译家、评论家、研究者的多重身份，使其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意见领袖；他们作为译介主体同时又是目标语读者“自己人”的效应，使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易于产生好的接受效果。同时，他们也培养、带动了一批年轻人进入到翻译队伍中来，扩大了中国文学的海外译者群。

文学“走进来”译出后评论紧跟其上

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一方面要依赖翻译，将更多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使其流通范围超越自己的文化原产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对翻译出去的作品进行研究、诠释，让

- “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当代文学作品取代历史类成为海外馆藏中国图书的龙头。
- 作品翻译出去以后，还要有评论紧跟其上，这样才能巩固翻译的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 贾平凹传播到国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变革中的中国形象。他的目光始终聚焦时代大潮中的中国乡村和城市，向世界讲述转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劳动者又经历了怎样的沉浮。



贾平凹《高兴》英文版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格非《褐色鸟群》

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来”，成为他国文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施以影响，给其带来启示启发。因而，作品翻译出去以后，还要有评论紧跟其上，这样才能巩固翻译的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一部文学作品翻译出去以后，如果不对其进行解读、阐释，就不能被域外读者很好地理解，作品也难以延展其生命力。解读、阐释的内容包括这部作品反映了中国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凸显了哪些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怎样的风格和做法，它为世界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素质，其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价值表现在哪里。

贾平凹曾说：“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得更远一些，使不同语言的读者都能读到它。”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到域外以后，要想不断地激发国外读者阅读的渴望，就需要文学评论阐释清楚这部作品好在哪儿，其内在价值有哪些。举凡成功传播到国外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引起

国外评论界关注的作品。1991年贾平凹的《浮躁》英译本由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一股评论热潮，当年就有书评在《新书推介》、《柯克斯评论》《纽约时报》《图书馆学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1992—1993年又有数篇评论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威尔森图书馆学报》《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等杂志上登载，评论者有书评家索尔斯坦里、汉学家金介甫、华裔学者王德威等知名人士。多维度的阐释增进了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2003年，《浮躁》又由美国的格罗夫出版社发行了平装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的范围。《浮躁》之所以在英语世界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和翻译出版后对其的不断解读、阐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作品翻译带动作品研究，以作品研究推进作品翻译，建构起良性的传播循环，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后活跃地存在于其他文学体系的法宝之一。

中国文学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当前，国家形象塑造备受重视，而文学传播对于国家形象塑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一国的文学作品形成对于该国的印象，而国家也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传播着自身的形象。文学艺术堪称国家形象的名片，它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讲述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能够有效地拉近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的距离。

贾平凹传播到国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变革中的中国形象。他的目光始终聚焦时代大潮中的中国乡村和城市，向世界讲述转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劳动者又经历了怎样的沉浮。20世纪90年代译成英语并在国外受到关注的《浮躁》是一部农村改革的史诗，西方评论文章称该小说“以唐传奇的方式讲述了当代改革主题”，“给西方读者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亚马逊中国副总裁艾博儒强调之所以选择贾平凹的《高兴》在世界范围内重点推出，是因为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人公刘高兴是在中国城市扩张潮流中第一批进城农民工，他在城市里遭遇了很多不幸和悲凉，但他生命里始终有对美好东西的追求。向往幸福是人类的共性，正如艾博儒先生所说：“男人或女人，西方人或东方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都是一样的”，因而刘高兴苦中带甜的现代中国梦能引起世界上不同国家读者的共鸣。《高兴》英文版问世后，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出版者周刊》《柯克斯评论》《图书馆学刊》等纷纷刊文赞赏刘高兴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尽管像刘高兴这样进城务工的农民经历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但他们在困境中执著前行”“对未来充满期待”。改革大时代里的中国农民故事拨动了西方读者的心弦。

当代文学具有动态建构和传递中国形象的功能，在向外传播中能培养域外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帮助扭转和修复被国际社会误读和扭曲的中国形象。贾平凹作品对外传播中塑造的改革中国形象颠覆了西方沿袭已久的停滞中国形象，重塑了阔步向前、发展进步的中国形象。而莫言作品对外传播中建构的不掩盖问题、不粉饰太平的批判与反思性中国形象，则凸显了中国恢弘、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使命，当下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正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之中。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家谈

经典是这样炼成的

刘文飞



每个国家文学的体量不同，但是文学名著或者叫经典的数量几乎是恒定的，每个国家的名著也就是十来部，真正流传下来让每个人一定要去读的，也就是四五部作品。

俄国这样的作品也就是五六部。为什么《战争与和平》一定是这里面的一部呢？

《战争与和平》成为杰作，在我看来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首先托尔斯泰在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家了。长篇小说是文化上的气活，一般作家写长篇小说最佳年龄应该是40岁左右。托尔斯泰写这部作品时30多岁，他写了4年，反反复复修改，总共五六年的时间。这五六年是他人生中最有创造力、最有体力和精力的时期。

但最奇妙的是在此之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存在了10年，他写了自传长篇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即便以后不写《战争与和平》，他已经是一个可以在俄国文学史上留下印迹的作家。这样的作家通过10年的创作，他决定再写一部他觉得更好的作品，写一部传世之作。

当年托尔斯泰的哥哥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打仗，把托尔斯泰也招去了。这个战争就是英国人跟俄国人打仗，战斗非常激烈。托尔斯泰参战回来后就写了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这同样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之前10年的写作，在主题上、在写作素材积累上都是在为《战争与和平》做准备。所以这个作品写得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作品，这个作品出现的时机，在俄国文学史整个发展过程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托尔斯泰是1828年出生，普希金只比托尔斯泰大不到30岁。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文学的进步是多大，这个民族只花了30年时间，把俄国文学从起步阶段一下子做到世界顶峰。普希金奠定了俄国文学，托尔斯泰把俄国文学一下子推到顶峰了。

还有一个原因，俄国在19世纪60年代时，出现民族情绪很高涨的时期，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农奴制的废除。

俄国人一开始面对欧洲是有自卑感的，但它还是一个游牧民族时，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初期。后来彼得大帝通过打仗，使俄国逐渐欧化。终于在1818年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拿破仑，从这个时候开始，俄国人自信起来。俄国人占领欧洲进入法国之后，他们

觉得自己文化上是弱势的，这就出现了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政治上，一些贵族要改变自己的国家，于是有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起义。另一种结果是文化上的，就是觉得我们虽然会打仗，但是在文化上比较弱。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实际上造成了俄国政体的一种反转，一方面是国家的政治统治更专制，另外一方面使所有人对文化的渴求更强烈。整个民族从上到下的人都觉得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大家达成一种共识，觉得农奴制是束缚俄国前行的枷锁。结果1861年农奴制废除，实际上俄国赢得了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

1861年前后是俄国历史上很罕见的一段时期，官方和在野人士，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空前高昂的时期，是它民族精神非常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时期。《战争与和平》是俄国的民族精神在那个时候的一种凝聚，是民族性的结晶。

俄国作家米亚斯基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宏伟的俄国英雄田园诗，田园诗用英雄来形容，是矛盾的，英雄是很昂扬很壮阔的，田园诗是很恬静很优雅的，但是米亚斯基把这两个东西汇在一起，是在强调这个作品的史诗性。看似有点矛盾的修饰，它更好地体现这个作品的风格和调性。托尔斯泰想用这部作品概括整个人类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并不是只写1812年的战争。

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一个作品能够成为民族公认的文学名著，一定反映民族性。作为一个俄国人，读了这部作品会有民族自豪感，对他的心灵和文化取向具有塑造作用。有一个俄国的作家说，我们任何一个俄国人都把娜塔莎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当成历史事实来看。俄国人重视文学，是把文学情节当成他们民族的历史事实来接受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的芭蕾舞是《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的舞会。俄罗斯民族的英雄是他们的作家和诗人。

本文选自十月文学院主办的系列文学讲座“名家讲经典”俄罗斯文学单元

跨界的意义

白舒荣

近些年，从少君口中常听到的多与大数据产业有关，最近他说正撰写的书名是《智慧城市与视频大数据》。

向以作家身份交往，不免讶异他如此“不务正业”，竟然忘记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声学物理专业，本是理工男。我本以为他会就此退出文学圈，他却突然要新出版一本评论集。看来，他还没有忘情于文学。写作也是一种瘾，一旦沾上了，终身难以戒掉吧。

认识少君是在1998年举办的北美华文作家会上，他的一席网络写作的演讲，让当时尚对网络茫然的现场学者及作家，皆如同听天方夜谭，他的作品《人生自白》也顺势走红，被大家热情传看。

此后，他在商务奔忙间隙创作的网络作品《人生自白》，通过我负责的那本杂志连载正式走进中国大陆。他被誉为“网络文学第一人”，名声大噪。

少君出生军旅之家，从北大毕业后，即任职政经岗位。上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任职高科技公司TII副董事长。

四十不惑之年，从达拉斯迁居仙人掌错落林立背靠南山的凤凰城。名为退休，却不归隐。他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组织并参加各种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人生自白》的成功，为他脱离商界后一门心思扎进文学奠定基础，树立了信心。

少君不辍笔耕，陆陆续续出版了小说、散文和诗歌著作近50多部。据统计，中国内地研究少君的专著有《阅读少君》《解读少君》《网络少君》3部，发表在学术期刊的硕博学位论文30余篇。可见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之高。至今，我尚未知有多少海外华文作家能有如此殊荣。

李琨的硕士论文将少君的网络小说的主题放在新移民潮和网络传播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下，放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汇的宏大语境中进行研究。为此作者综合运用了社会学、传播学、比较化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知识，可见少君作品的深邃与博大。

东南大学张娟副教授称“少君的写作与受欢迎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传播现象、文化现象。从网络文学角度来看，写

作和传播媒介的网络化带来了少君创作的时空平面化和延展性，从创意写作角度来看，少君的写作具有市场性、民间性和跨界特征，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创造性写作。”

读来读去，我对少君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他的《人生自白》。近百篇人物素描，竟然网罗了国内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芸芸众生。惊奇他何来如此境遇，能采访到如斯之人众。他说不尽全是纪实，小说虚构成分居多。没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文学想象，难成如此活色生香的优秀作品。

凌逾教授从鲁迅在《狂人日记》“首创文言与白话前后两重叙事法”论及《人生自白》“巧用传统的楔子叙事法，以古法楔子讲新潮故事。”确实，《人生自白》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文学天分。

如今他的精力和时间更多投入所学生本行，同时他也绝不会离开文学。事实是一路走来，少君都是一心二用，脚踏两条船，只是不同时期，重心有所侧重而已。

跨界，本就是华文新移民作家的最大特征。他们如同少君一样，既跨



国界，也跨界。为谋生，出国后不断变换国内所学，转换不同职业。经历不同的职场，也对人生更多了些丰富。

华文新移民作家，远离故土，在迥异的西方文化中重塑自我，而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已同他们血肉粘连，撕扯不开。所以他们的文学书写，既有东方又有西方，既不全东方也不全西方。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关心关注的还是滋养自己成长的故国家乡，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场域、故事、人物，还多与故国故乡相关。而这种站在异国他乡跨界对故国故乡回望和审视，或者用东方文化观察审视西方文化的创作成果，大大丰富了世界华文学。这或许也是华文新移民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意义所在吧。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对谈中国儿童文学现状与趋势

文芳

2018年3月27日，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开展第二日，在书展作家咖啡角举办了一场由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策划主办的国际对谈：“中国儿童文学：推荐与趋势”。浙江师范大学方卫平、赵霞与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中文等语种专家、负责白鸟书项目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相关工作的欧雅碧女士一起，共同就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与主要趋向，展开了对谈。

此次活动旨在结合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知名的《白鸟书世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选目》中国书目部分近十年来的相关工作，向世界介绍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并以此致敬作为本届书展主办国的中国。

自2009年以来，应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邀请，方卫平教授与赵霞博士承担了《白鸟书世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选目》

中国书目的遴选与点评工作，迄今已是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他们为该选目推荐了四十余种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代表新作。他们推荐的2017作品为于虹星《盘中餐》、杨思帆的《奇妙的书》、张之路的《吉祥时光》、黄蓓佳的《童眸》、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

对谈中，他们介绍了相关工作的缘起、中国书目遴选的主要标准，并结合近十年来白鸟书中国原创图书的兴起与发展、历史与战争题材的新书写、当代童年状况的深度观察与表现、成人作家进入儿童文学创作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与现象。欧雅碧强调，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希望借此活动的契机，呼吁全世界更多出版机构关注并积极译介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之作。